

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 及其影响评估

韩志斌

内容提要 叙利亚与黎巴嫩“特殊关系”的成因有四：安东·萨阿德“大叙利亚民族主义”的影响；共同的地缘、历史基础；泛阿拉伯主义、反殖民主义和反以色列的深层意义；黎巴嫩国家结构、民族构成和教派分布的镶嵌性特征。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的原因同样有四：泛阿拉伯主义动量的消失；美国单边主义与国际社会的压力；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在处理中东地区国家关系和大国关系时的务实态度；黎巴嫩民众对叙利亚认同感的缺失。叙黎“特殊关系”终结已是不争的事实，将会对中东混乱的政局造成多重影响。

关键词 叙利亚 黎巴嫩 “特殊关系”

作者简介 韩志斌，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西安 710069）。

今年3月2日，美国总统布什发出了要求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的最强烈声明。在他看来，叙利亚的撤退不仅是军事上的，也是政治上的，是一种影响力的全面终结。^①据有关报道，叙利亚在4月26日已将剩余军队撤出黎巴嫩。这标志着叙利亚在黎巴嫩29年的势力彻底完结，以及两国“特殊关系”的终结。

叙黎 “特殊关系”的形成

叙利亚涉足黎巴嫩始于法拉及亚（Faranjiyya）家族。其族长苏来曼·法拉及亚（Faranjiyya）是阿萨德的好友，1970年6月当选为黎巴嫩总统。黎巴嫩内战爆发后，阿盟授权叙利亚派3.5万军队以“阿拉伯威慑部队”的名义进驻黎巴嫩。1975年10月，叙、黎、沙特等六方首脑在利雅得开会。会议决定向黎巴嫩派出阿拉伯维和部队，叙军是主力。后来其他国家的驻军撤出了黎巴嫩，只有叙军继续留驻。1989年10月22日，黎巴嫩各派达成结束15年内战的《塔伊夫

协定》。该协定正式承认了叙黎“特殊关系”，要求叙军继续驻在黎巴嫩。协定没有明确叙利亚撤军的具体时间，但要求叙利亚先将军队撤离到黎巴嫩东部，然后撤出。1991年5月22日，叙黎签订《合作和协调条约》，是叙黎“特殊关系”形成的文本式标志。其现实表现为叙利亚对黎巴嫩的总统、总理和议会选举施加有效影响，如1998年12月，亲叙利亚派的马龙派将军拉胡德在巴沙尔的支持下为总统。^②波士顿大学教授奥古斯特·诺顿说：“实际上，贝鲁特的任何决定几乎没有不事先请示大马士革的。”^③叙黎“特殊关系”形成的原因有四。

（一）安东·萨阿德“大叙利亚民族主义”的影响

“大叙利亚主义”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包括今叙利亚和黎巴嫩版图在内的大叙利亚国家，其代表人物为安东·萨阿德。他是移居海外的黎

^①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2, 2005.

^② Sami Moubayed, "Syria's New President Bashar Assad: A Modern-day Atatürk", *Washington Report*, December, 2000.

^③ *Washington Observer*, March 2, 2005.

巴嫩人，1936年，他写了《民族的产生》一书。书中主张“社会民族主义”，推崇黑格尔的国家观。^①他认为叙利亚民族是由阿拉伯人、腓尼基人，以及其他居住在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等地的少数民族群体组成的一个独特民族实体，它在文化背景上不同于阿拉伯穆斯林民族。因此，叙利亚人应该在大叙利亚主义的旗帜下，联合成为统一的、具有共同民族特性的同族社会。^②安东·萨阿德“大叙利亚民族主义”于20世纪30年代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阿拉伯知识界中颇有影响，成为叙黎“特殊关系”的理论基础。

（二）叙黎合作有共同的地缘、历史基础

早在1973年阿萨德就说，叙黎“特殊关系”是真主的杰作。叙黎两国历史上同属“大叙利亚”的地缘政治范畴，有许多共性。在殖民统治时期，法国在叙、黎实行统一的政治、经济政策。即使在法国殖民统治结束后，叙黎仍然公开边界，实行自由旅游和贸易、统一的货币、税收和海关政策。两国领导人在一些地区和国际问题上都采取一致的立场。阿萨德曾经说过：“两国关系反应了共同的历史遗产。这些遗产不会被遗忘，因为兄弟总归是兄弟。偏离这个事实既不能为两个独立国家的利益服务，也不能造福于两国人民。”^③

（三）泛阿拉伯主义、反殖民主义和反对以色列的深层意义

阿萨德是一位坚定的泛阿拉伯主义者，曾因坚决反对叙利亚脱离阿联被免去军职。阿萨德认为叙利亚在黎巴嫩的驻军是真正的泛阿拉伯主义行动。^④反殖民主义也是叙利亚的战略考量。叙利亚司令在军队开进黎巴嫩的次日就说，行动的目的是“摧毁《赛克斯-皮克协定》”，这是英、法、俄三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分割阿拉伯地区的条约。^⑤叙利亚的媒体也报道，阿萨德的做法成为阻碍殖民主义的有利障碍。^⑥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以后，反对以色列成为叙利亚驻军黎巴嫩的一个明显意图。叙利亚明确表示在黎巴嫩建立一个“反以基地”，包括叙利亚、约旦、巴解组织和黎巴嫩。^⑦叙利亚在黎巴嫩的反以姿态被阿拉伯民众认为是维护民族利益，抵抗犹太复国主义的壮举。^⑧

（四）黎巴嫩国家结构、民族构成和教派分布

的镶嵌性特征，为叙利亚的参与提供了客观条件

黎巴嫩国内教派包括基督教马龙派、伊斯兰教逊尼派、什叶派和德鲁兹派等几个教派，各教派都有武装力量。这些教派之间矛盾重重，都想借重外部力量来拓展自己的势力。这种镶嵌性特点的民族和教派结构，为叙利亚的干预提供了方便条件。黎巴嫩政府也表现出镶嵌性特点：总统是马龙派天主教徒；总理由逊尼派穆斯林担任；议长是什叶派穆斯林。这种政府结构特征引起了各派的权力分配之争，最终酿成1975~1990年的黎巴嫩内战。这场内战的爆发和过程的持久性特点也是叙利亚驻军的客观缘由。

叙利亚

从黎巴嫩撤军的原因

（一）泛阿拉伯主义动量的消失

泛阿拉伯主义包括防御型和进攻型两种类型：前者是指通过联合与合并的方式实现阿拉伯国家的统一，如埃及曾与叙利亚合并的阿联；后者则指利用对外战争实现以上目的，如叙利亚在黎巴嫩的驻军。^⑨叙利亚在黎巴嫩驻军约有1.4万人，他们主要是在1976年进入黎巴嫩的。近30年间，泛阿拉伯主义作为一种地区文化激情成为维系叙黎两国特殊关系的精神纽带。但是由于历史原因、现实动因、民族矛盾、种族冲突和

① See David Roberts, *The Ba'ith and the Creation of Modern Syria*, St. Martin's Press, New York, 1987, pp.11-15.

② 参见吴云贵、周燮藩著：《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212页。

③ Eyal Zisser, *Asad's Legacy: Syria in Transi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1, p.129.

④ See Eric V. Thompson, "Will Syria Have to Withdraw from Lebanon", *Middle East Journal*, Winter 2002, p.85.

⑤ See Daniel Pipes, *Greater Syria: The History of an Ambi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19.

⑥ See Eric V. Thompson, op. cit., p.86.

⑦ See Naomi Joy Weinberger, *Syria Intervention in Lebanon: The 1975-1976 Civil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254.

⑧ See Adeed Dawisha, "The Motives of Syria's Involvement in Lebanon", *Middle East Journal*, Vol.38, No.2, 1984, p.234.

⑨ See Malik Mufti, *Sovereign Creations: Pan-Arabism and Political order in Syria and Iraq*,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253-256.

大国利益等因素的制约与影响,泛阿拉伯主义这一提法越来越失去感召力。现实主义大师摩根索曾说过:“国民士气以公众舆论的形式提供了一个无形的因素,没有它的支持,任何政府,无论民主的还是专制的,即使能够实行自己的政策,也无法充分有效地实行它。”^①

(二) 美国与国际社会的压力

伊拉克战争后,美国的单边主义倾向日益严重。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敦促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的第 1559 号决议之后,布什政府强烈要求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2004 年 5 月 11 日,布什签署《叙利亚责任及黎巴嫩主权法案》,要求叙利亚中止对巴勒斯坦激进组织的支持,停止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中远程导弹,撤出在黎巴嫩的军队,并宣布开始对叙利亚实施经济制裁。^② 2004 年 8 月以来,美国不断指责叙利亚操纵和控制黎巴嫩大选,要求黎巴嫩在不受外来干预的情况下举行公正自由的总统选举,所有外国军队撤出黎巴嫩。今年 3 月 2 日,布什在新泽西州发表声明表示:“我们说到其他国家撤军时,指的是全部撤出,不能在这个问题上三心二意。叙军和情报机构现在必须离开黎巴嫩……我们希望民主制度能够在黎巴嫩取得成功。我们知道,只要黎巴嫩还被外国势力占领,民主制度就不能取得成功。”^③ 此外,叙利亚盟友如沙特阿拉伯、埃及等国和阿盟都对叙利亚施压。法、德、俄等国也都呼吁叙利亚立即从黎巴嫩撤军。

(三)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顺应国际潮流,特别在处理中东地区国家关系和大国关系方面灵活务实

巴沙尔属于中东新生代政治家之一,他在英国留过学,精通英语、法语和阿拉伯语。他了解西方社会,思想开明,宗教意识相对淡薄。执政后,他在地区事务上相对超脱,缓解了与周边国家和大国的关系。叙利亚认同土耳其自 1939 年以来吞并的亚历山大勒塔地区,接受联合国安理会提出的在“领土换和平”基础上与以色列谈判的要求。在伊拉克战争中,叙利亚对美国做出一些支持的姿态,如关闭了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在大马士革的办事处;许诺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④ 针对美国总统布什要求撤军的强烈声明,巴沙尔于 3 月 5 日晚在议会发表讲话宣布,叙利亚将分

步骤撤出驻黎巴嫩的军队。他说,叙利亚将通过撤军行动来履行对《塔伊夫协定》和安理会第 1559 号决议的承诺。

(四) 黎巴嫩国内民众对叙利亚认同感的缺失

黎巴嫩《潮流报》驻华盛顿首席记者希沙姆·梅尔海姆说:“黎巴嫩所发生的一切是因黎巴嫩人民受够了叙利亚的占领。”^⑤ 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黎巴嫩国内民众对叙利亚认同感的缺失。在国际政治中,认同作为政治行为体相互识别的文化标记,能够对政治行为体产生相当深远的影响。认同是政治行为体界定利益、采取行动的主要依据。^⑥ 其实,叙利亚在黎巴嫩的势力存在一直遭到黎国内反对派的抵制。阿萨德在位时,以“中东雄狮”的强大威望和强制手段维持叙利亚在黎巴嫩的主导地位。但是,随着巴沙尔的上台,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南部,黎巴嫩国内民众对叙利亚的认同感日益减少。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在中东的“民主化”战略得到黎巴嫩国内反对派的好感。2004 年,叙利亚把拉胡德总统的任期再延长 3 年,这引起了黎巴嫩公众的反对和游行活动,要求叙利亚撤军。正如《华盛顿邮报》文章指出,现在不但数以十万计黎巴嫩人要求叙利亚撤军,埃及总统、叙利亚学者等也公开支持这种诉求。^⑦

叙利亚 撤军的影响评估

有黎巴嫩学者早在 20 世纪末就预见性地认为一旦阿萨德时代终结,叙利亚新领导人将难以控制黎巴嫩。^⑧ 尽管此观点在当时显得有些悲

① [美国] 汉斯·摩根索著:《国际纵横策论》,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83 页。

② See Neil Ford, “US Sanctions on Syria”, *The Middle East*, July 2004, pp. 16 - 17.

③ *The Washington Post*, March 5, 2005.

④ See Neil Ford, op. cit., p. 17.

⑤ *Washington Observer*, March 2, 2005.

⑥ 参见 [美国] 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90 页。

⑦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23, 2005.

⑧ See Eyal Zisser, *Asad's Legacy: Syria in Transition*,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31.

观,但目前看来叙黎离心倾向的加强已是不争的事实。正如美国国际政治学家肯尼思·华尔兹所说,国际政治有时被描述为一个充满意外和剧变、变化迅速而又无法预测的领域。尽管变化不断,但是延续性也同样引人注目,甚至有过之无不及。^① 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已经说明叙黎“特殊关系”终结已是活生生的现实,这将对中东混乱的政局造成多重影响。

(一) 撤军会对叙利亚产生正负双重效果

从黎巴嫩撤军会使叙利亚以下战略利益受损:首先,从国家安全角度来说,叙利亚失去了黎巴嫩——叙以对抗的缓冲地带。其次,由于黎巴嫩在中东具有突出的战略地位,撤军后的叙利亚在阿拉伯世界和中东问题上的发言权将会减少。再次,从黎巴嫩撤军无异于叙利亚屈服于在伊拉克驻扎重兵的美国和以色列的压力,有可能引起叙利亚国内政治动荡,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因为叙利亚民众向来视黎巴嫩为叙利亚的天然组成部分。最后,如果将来在黎巴嫩出现一个亲美政权,叙利亚的周边安全环境将会恶化,处在美以夹击之中。但是,不可否认撤军对叙利亚也有其正面效应。第一,撤军可以大量减少叙利亚的军费支出,缓减叙国内经济发展资金紧张的局面。第二,撤军既能够改善被美国指责为“无赖国家”、“失败国家”的形象,也能够缓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避免成为打击的对象。第三,叙利亚撤军后,并不等于在黎巴嫩的政治影响立刻消失殆尽。埃及金字塔政治和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阿卜杜勒·穆宁·赛义德说:“巴沙尔·阿萨德说即使叙利亚不在黎巴嫩驻军也会在黎发挥影响,我认为他是对的……那里(黎巴嫩)有叙利亚的情报人员,一些派别,如什叶派也和叙利亚是盟友关系。”^②黎巴嫩反对派也认为他们只是反对叙利亚在黎巴嫩的霸权,并不想与叙利亚断绝关系,而是想维持一种平衡的、正常的国与国之间关系。^③

(二) 叙利亚撤军将激活布什的“新多米诺骨牌”理论

美国国务院内部文件《伊拉克、中东和变局:没有多米诺骨牌》一文中作者揭露了布什总统的“新多米诺骨牌理论”。布什在2003年2月发表演说:“在伊拉克建立一种崭新的体制将对

该地区其他国家起到一种自由与民主的表率作用。”他认为在伊拉克种植的民主种子,将在约旦、叙利亚、伊朗甚至埃及开花结果。^④最近,在黎巴嫩进行的一系列民主选举准备似乎鼓励了布什的中东“民主化”进程,民主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开始显现。布什总统就黎巴嫩局势发表谈话指出“没有叙利亚的干预,5月的黎巴嫩大选将是体现中东民主自由的另一里程碑”,是继伊拉克建立民选政府后在阿拉伯世界发芽的另一民主种子。^⑤他认为萨达姆的垮台和伊拉克举行的选举释放了民主思想,动摇了暴政。黎巴嫩就像另一张多米诺骨牌。^⑥

但是美国中东问题专家对黎巴嫩事件给中东民主化所带来的影响表示审慎的乐观,他们认为民主的启动需要一定的条件,民主化是多种因素作用下的一种政治变革过程。诺顿教授认为:“我想布什政府内部一些提倡民主化的人做起事情好像是你晚上吃两粒‘托马斯·杰斐逊-阿司匹林片’,早上一觉醒来就是一个民主人士了。事情不是这样运作。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而且很多民主化的受益者可能是伊斯兰集团,在这些国家,信奉安拉的集团是政治上组织得最完美的集团。”^⑦在黎巴嫩,传统的伊斯兰政治文化,以及受其影响的权威主义政治仍然是制约其政治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西方著名中东史专家伯纳德·刘易斯就认为,“从政治的视角看,伊斯兰教似乎为自由民主政体展示了最暗淡的前景。”^⑧许多学者、包括西方政界人士还对20世纪90年代中东地区出现的选举现象深表忧虑,担心伊斯

① 参见[美国]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87页。

② *Washington Observer*, March 2, 2005.

③ See Nicholas Blanford, "Has Syria Overplayed Its Hand This Time?" *The Middle East*, December 2004, p. 22.

④ See Milan Vesely, "Debunking the Domino theory", *The Middle East*, May 2003, p. 20.

⑤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23, 2005.

⑥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27, 2005.

⑦ *Washington Observer*, March 2, 2005.

⑧ Bernard Lewis, "Islam and Liberal democracy: A History Overview,"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7, April 1996, p. 54.

兰原教旨主义势力乘机上台夺权而“劫持民主”。^①

(三) 以色列为赢家, 真主党面临的选择将非常尴尬

对以色列来说, 黎巴嫩摆脱叙利亚的控制, 等于除去地区内一个与之为敌的心腹之患。一方面, 叙利亚支持黎巴嫩真主党抵抗以色列, 认为真主党进行的是合法抵抗运动, 以色列则指控黎巴嫩真主党是“破坏中东稳定的最主要威胁”。叙利亚撤军后, 叙利亚与真主党的联系将受到一定的影响, 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对以色列的牵制将可能受到削弱。另一方面, 叙军撤离及黎巴嫩国内政治走势不明朗也使以色列有了更多的机会。如果黎巴嫩组成亲西方的政府, 以色列与之单独媾和的可能性将增大, 而叙利亚在未来和谈中的回旋余地随之缩小。

叙利亚撤军意味着叙利亚对真主党激进反以政策的政治支持将不复存在。如果它选择适应黎巴嫩新的现实情况, 那么它可能面临被孤立、而且其军事组织——“伊斯兰抵抗运动”最终解体的局面。目前“伊斯兰抵抗运动”拥有300~400名全职武装人员, 并有数千名预备人员。尽管真主党拥有一个很广泛的社会福利系统, 且在黎巴嫩议会拥有相当多的席位, 但是如果“伊斯兰抵抗运动”解散的话, 那么它有可能沦为政治角斗场上众多党派之一。如果真主党继续在黎巴嫩保护叙利亚的利益, 并坚持要保留“伊斯兰抵抗运动”, 它可能会与未来的黎巴嫩政府发生正面冲突, 并使它自身在什叶派穆斯林社区中的支持度下降。

(四) 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所造成的权力真

空, 将会在黎巴嫩引发新一轮权力之争, 甚至导致中东地区力量配置的变动

黎巴嫩的治理结构是以教派和封建领主合意制为基础、由众多均不能控制多数人口的宗教教派组成的混合物。治理国家的基础往往是各派达成共识。每当各派之间出现重大分歧, 国家就会陷入危机。当出现外部势力干涉时, 危机就可能演变成内战。这种情况在1952年初次出现, 随后在1958年和1969年两度上演, 并导致1975~1990年长达15年的内战。多年来, 叙军在维护黎巴嫩国内政治稳定、构筑地区安全平衡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② 对于黎巴嫩当局而言, 叙利亚充当了一个缓冲的角色。叙利亚可以调解黎巴嫩的政治纷争、派安全部队支持黎巴嫩部队, 有时还打击黎巴嫩的穆斯林极端分子。因而, 如何填补叙军撤离后的安全真空是黎巴嫩面临的一大难题, 而撤军带来的严重后果则可能会再次使黎巴嫩陷入宗派内战。中东的阿富汗问题、伊拉克问题和巴以问题已经让美国分身乏力, 因此美国不想出面解决黎巴嫩问题, 也不想向这里派驻军队。而联合国也明确表示不支持动用维和部队。尽管越来越多的人相信黎巴嫩已经迎来民主时代, 然而一种新的稳定的政治秩序仍遥不可及, 黎巴嫩的安全环境和政治重建前景堪忧。

(责任编辑: 徐拓 责任校对: 樊小红)

^① 参见 [美国] 塞缪尔·亨廷顿著; 刘军宁译: 《第三波: 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 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第373页。

^② See Eric V. Thompson, op. cit., p.72.